

三水小牘

壬午春三荃孫供職京師遘時疾劇甚卧牀蓐者四旬迨稍稍愈抽小說家就枕閱之藉以銷日藉以養心不敢云考訂也三水小牘二卷爲抱經盧氏校刊本字畫精潔尤便觀覽而讀之覺有不可通處且憶廣記中有此編未收者俟能起立卽檢廣記續談助說郭說海校得誤處數十逸文十數爰命寫官錄出之此書宋志書錄解題均云三卷今本止二卷蓋佚其一如晁伯宇跋云李龜壽事不見於此篇猶賴廣記存之藉知梗概否則晁跋爲贅語矣抱經序云天佑庚午唐亡四年晉稱天佑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可見案枚旅食汾晉爲晉之臣民斷無越境稱梁

年號之理惟枚土著三水汝墳溫泉復有別業

見本書

棄之如遺終老汾晉蓋身居亂世心繫本朝甯投草莽而不忍爲梁之臣僕其清風介節與羅昭諫韓致堯相似真唐之遺民也爰付削氏以廣其傳雖未能盡復三卷之舊觀而大致略具惟枚自序仍闕如不無遺憾耳

此書同里湯秀才典三於故書叢殘中得之以示余
乃舊梓本作此書者安定皇甫枚也枚在唐懿宗咸
通末爲汝州魯山縣令僖宗之在梁州赴調行在此
皆見書中可考者也明嘉靖間吳中姚樗老鈔是書
謂枚於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此必見枚之
自序中不然姚何以知之此序余未之見世倘有斯
序者幸畀余以弁諸首庶尤完善也此書雖多仙靈
鬼異之事然所載烈丈夫如董漢勛烈婦人如李庭
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凜凜有生氣邾城令遇
賊偷生而下卽繫之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
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興可觀有

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褻黷紀嚴
部事而知婦女不可入廟其垂戒亦深切矣善讀者
當以是求之又案天祐庚午唐亡已四年矣時晉猶
稱天祐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亦可見此書烏可
使之不傳乎乾隆壬子十月盧文弨書於常州之龍
城書院

三水小牘目錄

卷上

十七則

趙知微雨夕登天柱峯翫月

韓文公從大聖討讐

元稹烹鯉得鏡

永福湖水變血

冠蓋山獲古銅斗

風卷曝紙如雪

蛇鼠鬪

白角櫛之異

埋蠶受禍

韋玘馬禍

王彥冲登華山蓮花峯

魯山堯廟

衛慶耕田得大珠

董漢勛讎陣沒同僚

趙將軍凶宅

魯縣紇豆將軍廟

王知古爲狐招壻

卷下 十八則

崆峒山神仙靈迹

高平縣所見

陳璠臨刑賦詩

邾城令陸存遇賊偷生李庭妻崔氏罵賊被殺
夏侯禎黷女靈皇甫枚爲禱乃免
殷保晦妻封氏罵賊死

廣明庚子大風雨之異

李仲呂禱堯祠以烏馬騶人爲獻

黑水將軍靈異

劉刺夫家怪異

鄭大王聘嚴郤女爲子婦

李約遇老父求負

侯元違神君之戒兵敗見殺

張謀孫鑿池犯太歲

周撞子

魚矛機筈斃綠翹致戮

峴陽峯池雨徵

暴風拔柿李鈞不終

三水小牘卷上

唐皇甫枚撰

江陰繆荃孫校補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

原本作則据廣記八十五校改

皇甫真之

師少有凌雲之志入茲

原本作慈山据廣記校改

山結廬於鳳凰

嶺前諷頌道書鍊志幽寂蕙蘭以爲服松柏以爲糧

隱跡數十年遂臻乎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乎真

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

微以山中煉丹須西土藥者乃使乎真來京師寓於

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

因詢趙君事業乎真曰自吾師得道

原本作自居師門道字屬下据

廣記校改人不見其情容嘗云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鯢

原本作鯨
廣記校改

據之方吾久得之固恥為耳去歲中秋自

朔霖淫至於望夕予真謂同門生曰甚

廣記作堪

惜良宵

而值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

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翫月不諸生雖強應而竊以

為濃陰駛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

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闢荆扉而長天廓

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峯之巔趙君處予豹之茵

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

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

方歸山舍既各就榻而淒風苦雨暗晦如前

廣記作淒風苦

雨宛然衆方服其奇致予真棋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

平妙壬辰歲春三月歸於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

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宵

中驚怖

說郭說海作悸

既寤而汗霑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

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

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瞋目

原本作瞋據說郭說海校改

謂我曰睢邃骨稅國世與韓為仇吾欲討之不能如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河

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某往視之某遂棹

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

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庖人剖之腹
中得鏡一如古大錢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
而鱗鬣爪角悉具既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卧內
巾箱中及相公薨鏡亦亡去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

同廣記一百四十四作環岸

皆臺榭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

西南孺多修竹喬木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

當咸通中龐勛之作變

說海同廣記作龐勛作亂

崔公爲所執也

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而復

原本及說海無赤字據廣記校增

未幾

而其家凶問至余光啟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
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祐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

左右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水至

原本無至字據說
邪廣記說海校增

忽化爲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盃中之血公祐授首之

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余溫泉別業有田畝咸通中因耕於莊前冠蓋山之
陰獲古銅斗長二尺餘其魁方而下殺柄曲且圓旣
治之四周皆隱起麟鳳龜龍之狀標有異字十訪於
明篆籀者亦不能詳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令望
氣者望有佳氣處輒瘞奇物以厭當之此其是乎而
莊後橫岡發自紫邏聯鳴皋而東泊莊之左已延袤
數十里矣莊西二里許舊掘溝三道以斷厥勢亦類
此也故書

唐文德戊申歲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
曝紙忽有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畧盡直上穿雲如飛
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

乾甯末初

亦有一衍字下疑有譌脫

峽師蛇鼠鬪於南門之外觀

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峽師

疑遇禍則知內

蛇死而鄭厲入羣鼠奔而蒲山亡妖由人興可爲戒

懼

唐張應自榮梗命至河內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駟驚
逸及北岸視後足有物縈繞狀如大蟻絳色乃抽佩
刀斷於地輒復相續堅縮如白角櫛紅影若縷橫絡
之遂寘諸橐中事畢而還復渡河至河陰天景燉蒸

憩於園井就之灌濯因與園叟話之取角櫛置盆水

上

原本作木盆據廣記
三百九十五校改

忽黑氣勃興濃雲四合狂電

震霆雨雹交下食頃方霽盆洞而櫛已亡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者至蠶月而桑多爲蟲食葉一斤直一鍰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徒極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爲餒死乎妻曰善乃攜插坎地養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葉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瓠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

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琬肩及餅餌貯囊無他物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羣吏乃反接送於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琊王公凝令綱紀鞠之具款云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令就村驗埋蠶處所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蠶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發蠶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闕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且有坑蠶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

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置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
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

原本無為字據廣記一百三十一校

增

京兆韋玘小逍遙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縣莊

原本作泥

水誤據廣記四百三十六校改下同按元和郡縣志汜水屬河陽軍無泥水縣也

性不喜書

好馳騁田弋馬有蹄齧不可羈勒者則市之咸通末

因來汜水飲於市酣歌之際忽有鬻白馬者曰此極

駟駿玘乘之於衢曰善可著鞭矣

原本作者據廣記校改

遂市

之日宴乘歸御之鐵鞭一僕以他馬從既登東原絕

馳十餘里僕不能及復遺鐵鞭馬逸不能止迅越榛

原本作纂據廣記校改

莽溝畎而玘酒困力疲度必難禁矣馬

方驟逼大桑下玼遂躍上高枝中以爲無害矣馬突過數十步復來桑下瞋目仰視玼而長鳴躩地少頃齧其桑本木柿落如掌卧卽或齧草於十步五步內旋復來齧不已桑本將半焉玼懼其桑之顛也遙望其左數步外有睪井伺馬之休於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纔至底馬亦隨入玼與馬俱殞焉

咸通癸巳歲余從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於華野狐泉店鼎臣兄與余同登南坡蘭若訪主僧曰義海因話三峯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彥冲者來自天姥云遊涉名山亦盡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華峯今則方伺

續談助
作候

一登耳計其五千仞爲一旬之

程既上當燐煙爲信翌日發笈取一藥壺并火金以

去及期海至桃林以俟

續談助
作伴立

數息間有白煙歛起

蓮花峯海祕之不言後二旬而予冲至言曰前者既

入華陽山尋微徑至蓮華峯下初登雖峻險猶可重

足一跡既及峯三分之一則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

作氣而登時遇石室上下懸絕則有蘿蔦及石髮垂

下接之以升果一旬而及峯頂頂廣約百畝中有池

亦數畝菡萏方盛濃碧鮮妍四旁則巨檜喬松池側

有破鐵舟觸之則碎既周覽矣乃燐火焉而循池翫

花採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

危慄復倍於登涉時海不覺其執予冲

原本作雲
續談助校改

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於是乎沖盡以蓮葉鐵舟

鐵

原本無上鐵字

據續談助校增贈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

則尚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民謠曰路山則古曰

續談

助無

堯山也岳山有唐堯廟故文選南都賦云甘厥

龍而爲醢視魯山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

堯山是也

岳一音子結切高山兒一作截昨結切山

爲一

峯廣韻玉篇同按續談助與紇豆將軍祠

衛慶者汝墳編戶也其居在溫泉家世遊惰至慶乃服田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見白光焰焰起於壠畝中若星流慶掩而得之遂藏諸

懷曉歸視之乃大珠也其徑寸五分瑩無纖翳乃衣

廣記四百一十一作裏

以縑囊緘之漆匣會示博物者曰此合浦

之寶也

原本無也字據廣記增

得蓄之縱未貴而當富矣慶愈

寶之常置於卧內自是家產日滋飯牛四百蹄墾田

二千畝其絲枲他物稱是十年間鬱爲富家翁至乾

符末慶忽疾雖醫巫迭進莫有徵者踰月病且亟忽

聞枕前鎗然有聲慶心動使開匣珠有瑩若縷色如

墨矣數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復不肖貨

鬻以供捕酒之費未釋喪室已如懸磬矣

原本作已室如懸磬

據廣記校改

汝墳部將董漢勛善騎射力兼數人矯捷能關累戍

於西北邊羌人憚之乾符丙申歲爲汝之龍興鎮將
忽一日謂其妻曰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可豐備酒
食其家以爲常客也翼

廣記三百五十三作翌

日盛飾廳事至

辰巳間漢勛束帶出鎮門向空連拜或呼行第或呼
字言笑揖讓而登廳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陳祭焉旣
罷其妻詰之漢勛曰皆曩日邊上陣沒同儕也久別
一來耳何異之有後漢勛亦無恙至明年秋八月晦
青土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時承明之代郡國悉無
武備是日郡選銳卒五百人令勇將曩洪主之出郡
東二十里苦募店盡爲賊所禽唯一騎走至郡郡人
大驚遂閉門登陴部分固守漢勛以五百人據北門

九月朔旦賊至合圍一鼓而陷南門執太守王鎮漢
勛於北門乘城苦戰中矢者皆應弦飲羽所殺數十
人矢盡賊已入漢勛運劍復殺數十人劍旣折乃抽
屋椽復殺數十人日夕饑疲爲兵所殪賊帥亦嗟異
焉

許都城西之北陬有趙將軍宅主父旣歿子孫流移
其處遂凶莫敢居者親近乃榜於里門曰有居得者
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趨捷

二作過人見榜曰僕猛士也縱奇妖異鬼

拳捷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旣夕攜劍而入室宇深邃

廣記校改

無驚游氏子倦

原本作游子

乃枕劍

原本作枕

面

堂而卧再鼓將半忽聞軋然開後門聲蠟炬齊列有

役夫數十於

原本作餘

堂中洒掃闢前軒張朱簾

繡幕陳筵席寶氣異香馥於簷楹游氏子心

原本無

廣記謂此必小魅耳未欲迫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

器紆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廊升階歌舞妓數十輩自

後堂出入於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綠衣白衣者次之

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

觴舉白歌舞閒作游子欲前突禽其渠魁將起乃覺

髀閒爲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興欲大叫口哆而不能

聲但觀堂上歡洽直至嚴鼓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

初游氏子

原本無氏字
據廣記校增

駭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門

良久方能語其事後卒無敢居者

汝州魯縣元魏時西廣州也刺史紇豆陵層雄勇有

智畧及卒將吏奉遺旨窆

原本作窆
續談助校改

於子城南之

左却敵上今縣治其中於却敵前立廟題云紇豆將

軍歲時奉祀焉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

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莅燕

土民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

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

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之休戚爲意而酣酒於

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冠厚寵集於綠幘暮年而
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
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
黃莫親微道之職往往設罟罝原本作呵殿据廣記
四百五十五校改
於通衢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
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耶則
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
忍置於法乃降爲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
上東都旣不自新而慢遊愈極洛陽四旁翫者攬走
廣記無
走字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噪而去有王知古者
東諸侯之貢士也雖簿涉儒術而素不中春官選乃

退處於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
里閒至是有紹介於直方者直方延之覩其利喙贍
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
晨興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
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
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童曰取短皐袍來請
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
門則微霰初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
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韝弋之獲原本獲字下有類
字据廣記校削
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乃霧原本作
霰据廣
記校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

改

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

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
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徬徨於古陌樵徑
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
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木交柯而
朱門中開皓壁橫亙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
馬將徙倚以達旦無何小駟頓轡閤者覺之隔壁而
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
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錢之伊水濱不勝離觴
既摻原本作操據廣記校改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
明將去幸無見讓閤曰此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
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閨闈

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問於內知古雖

怵惕不甯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次少頃

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

原本作館據廣記校改

闢扉引保母

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

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於山藪接畛豺狼

所嗥若復固拒

廣記作拒若固相拒

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

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重門側廳所

藥櫨宏敞帷幙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

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保母亦

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宦族及內外姻

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胄金玉奇標既富

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邁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家室爲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

廣記作三

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託彼强宗睠以佳耦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

原本喜下有言字据廣記校削

謔浪而入白

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繁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旣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遠百兩陳禮事亦

非僭

原本作賒
廣記校改

忻慰孔

原本作所
廣記校改

多傾矚而已

知古磬折而對曰某蟲沙微類分及

原本作乃
廣記校改

湮

淪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

鳧趨唯

原本作准
廣記校改

待休旨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

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

遽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

有所舉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

齒佩以周旋復拜少時則燎沈當庭良夜將艾保母

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阜袍見保母誚曰豈

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也知古謝曰此乃假之

於與所遊熟者

原本作與
廣記校改

固非已有又問所

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去無啟寇讐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出秉猛炬曳白梃而登階知古偃僊趨於庭中四顧遜謝詈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門闔扉猶聞喧譁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廣記作自歎將隱顏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去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則輸租車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張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

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
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間
有張直方也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
羽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旣至萬安之北
知古前導殘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柏林下則碑板廢
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原本作密林中列大冢十餘皆狐
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設弓以
待內則束緼荷鍤且掘且燠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
額者宜羅冒挂者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
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斯世不階而爲狐
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阜袍則強死穢

糟之穴矣余時在洛敦化里第於庠集中博士渤海
徐公謙爲余言之豈曰語怪以摭奇文故傳言之

三水小牘卷下

唐皇甫枚撰

江陰繆荃孫校補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成坡之西垠

原本作子城
據續談助改

有小山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之地廣成子所隱也

祠在山東麓堂上廣成子像戴獨角巾被紫霞衣二

侍童而已重門之右有碑刺史陸長源文其顛洞穴

如盎將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爲候亦名

山曰玉犬峰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素

霧自岳起須臾粉堞青甍

原本作粉堞青甍
蒼槎蠡說卷八引改續談

助作彌互數里樓殿轆轤花木煥爛數息中霧勢漫

散

原本作彌漫
蒼槎蠡說改

不復見矣庸輩不知神仙窟宅謂

原本作爲據廣成化城乃里談也

續談助校改

光啟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將赴調行在與所親裴宜成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縣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煙雲晝晦日昃風勁惑於原本作爲據廣記多岐上一長坂下視有茆屋數間槿籬疎散其中有喧語聲乃延望之少頃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著黃故衣蓬頭敗屨連呼之不顧但俛首而復入乃循坡東南下得及其居至則荆扉橫葛縈帶其上茨棘羅生於其庭略無人蹤如涉一二年者矣枚與裴生愕立久之復登坂長望見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驢赴之至則郵吏將往端氏

縣者也乃與俱焉是夜宿端氏

陳璠者沛中之卒徒也與故徐帥時浦

案唐書作時溥

少結

軍中兄弟之好及浦爲支詳所任璠亦累遷右職黃
巢之亂支辟簡勁卒五千人命浦總之而西璠爲次
將浦自許昌趨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陰浦乃矯稱支
命追兵迴於是引師與璠合屠平陰掠園田而下及
沛支慮其變郊勞及解甲盛設厚賂之浦乃令其親
諷支曰軍前不安民望見迫且請公解印以厭衆心
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館浦自稱留後璠
謂浦曰支尚書惠及沛人若不殺之將貽後悔浦不
可璠固請與浦往復十餘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詐

爲浦命謂之曰請支行李歸闕下支以爲誠也翌日
遂發璠伏甲於七里庭至則無少長皆殺之沛人莫
不流涕其後浦受朝命乃表璠爲宿州太守璠性慤
酷喜殺復厚斂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貲賄山積浦
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
以俟璠出璠夜率髦俊五百餘人圍友遲明友自領
驍果百餘人突之璠潰與十餘騎走出數十里從騎
皆亡璠棄其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者執以
送郡友繫之往白浦浦命斬之於郡璠本麤悍而本

作本据廣記三

百五十三校改

朴不知書臨刑忽索筆賦詩曰積玉

原本作積玉堆金又崇禍未幾倏忽變成

堆金官又崇禍來倏忽變成空

空據廣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為

鬼代作也

陸存者愚儒也原本作氏據續談衰白之後方調授

汝州邾說邾作同城令時乾符丁酉歲也是秋王仙

芝黨與起自海沂來攻郡途經邾城存微服將遁為

賊所虜其酋問曰汝何等人也存給之曰某庖人也

乃命搜麵煎油作食所謂麤麤者原本無食所謂三字據續談助校增

移時不成賊酋怒曰這漢謾語把劍來存懼急撮麵

兩手速續談助拍曰原本無曰字據續祖祖父父世

業世業說邾說海作眾大笑釋之時縣尉原本作校

校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賊至為所掠將妻之崔氏大

詬曰我公卿家女爲士子妻死乃緣命豈受草賊污

辱賊怒剗其心而食見者無不灑涕

唐書烈女傳李庭作李庭節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
獨一女子焉低鬟嚙蛾豔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
平地怪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然肖泰華
也詢之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襄丘陵震
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
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爲吾立
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
遂建祠宮書祠典

說郭作官書記典

歷數世矣咸通末余調

補縣印吏實尸嘗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偁偕行祭

畢與禎縱觀祠內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

夏侯禎少年

原本夏侯禎下有於字據廣記三百十二校刪

未有配偶今者

仰觀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乎旣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愀恍不寐若爲陰靈所中其僕來告余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余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焉余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夫人嶽鎮愛女疆場明祇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某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餞罍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豈降之罰耶亦說邪作押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是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

祇虐

廣記作
滋虐

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

道播淫佚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輶顧交甫而解明珮

若九閭一叫必貽幃箔不修之素

說郭作責

況天下多美

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教孫也諸兄皆

貢士有聲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

文章盛飾則芙蕖出綠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於

婉靜之法翦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嫺黨號爲淑女

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贅移天於殷門故秘書省校書保

晦遐構兄余寮壻也愛鍾自出姑實親姨夙夜蒸蒸

劬勞無怠廣明庚子歲妖纏黃道覺起

說郭作啟

白丁關

輔烽飛輦轂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於鯨鯢腹
中即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
居盡室潛於蘭陵里蕭氏池臺地鄰五門以爲賊不
復入至明日羣兇霧合秘校遂爲所俘賊酋覩夫人
之麗將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移
誘說萬辭俱說郭作但瞑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賊因勃
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齏粉於一劍原本
校改據說海夫人奮袂罵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
爲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
降此大戾守正而死猶原本作有據說海校改生之年終不負
穢抱羞於汝逆豎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旣去秘校脫

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逝矣祕校拊膺失聲而前
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卽
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攜
投浚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天實士女之醜行至於
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今見於女德哉原本作我德據
說海校改渤海之媛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光於彤管矣
辛丑歲遐構兄出自雍話茲事以余有春秋學命筆
削以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夏四月朔旦雲
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壞屋拔木
雨且電電有如栝櫟者鳥獸盡殪被於山澤中至午

方霽觀行潦之內蝦蟹甚衆明日余抵洛城自長夏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門之鴟吻亦失矣余以爲非吉徵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巡光等說郭作速光一千五百人自雁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入蜀自茲諸夏騷蕩矣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姑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爲政明練吏不敢欺遇旱請禱羣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於縣二十里魯山堯祠以所乘烏馬及騶人張翰爲獻祭畢將下山雲霧暴起及平澤而大雨僕馬皆暴殞於是仲呂復設祭圖僕馬於東壁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渚有黑水將軍祠大和初

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爲政嚴而不殘一夕夢

贊者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梧丈夫鬚眉雄傑介

金附韃旣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

展上訴於帝帝曰汝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爲

立祠河上當祐斯民廣記三百十三言訖而寤遂命

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皆應用弱有葛谿原本作

廣記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爲贈仍剗神前柱并匣寘

之外設小扉加扃鎖焉乾符戊戌歲大理少卿徐煥

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霖東道

泥瀝厯嶠函度東周由許蔡略無霽日旣渡長淮宿

於嘉鹿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淒風徒御多

寒色煥具酒祈之其夕乃霽煥由是加敬每春秋常

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煥

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原本作陽義據廣

義陽屬申州東北至光州時有無賴者以廟劍言於

二百六十里弋陽即光州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氛霧四

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

開乃義營張周寨也率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禽其

首解其劍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

彭城劉刺夫會昌中進士上第大中年授鄆縣尉卒

妻王氏歸其家居洛陽敦化里第堂之後院咸通丁

亥歲夜聚諸子姪藏鉤食煎餅廚在西廂小童孖兒

持器下食時月晦雲慘指掌莫分矧兒者忽失聲仆地而絕秉炬視之則體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髮炙指少頃而蘇復令數夫束緼火循廊之北於倉後得所持器倉西則大厠厠上得一煎餅溷中復有一餅

焉

原本無焉字

十六校增 案文似未完 據廣記三百六

許州長葛令嚴郤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署常畜退心咸通中

原本無中字 據廣記校增

罷任乃於縣西北

境上陘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即阜爲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持端麗妍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

嚴公盡室登陁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
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半旋風忽起於
道左繚繞諸女塵坌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
地色變不能言鬟上失金翹說郭說海作失雙金翹乃扶持而
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
爲第三子婦其家遽使齎酒穀紙錢令巫者詣祠求
之說海作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座上巫者再三請禱
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
遂令送服玩設禮筵於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
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卽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
傳之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爲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
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原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
其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里鼓方始絕倦憩
古槐下時月映林杪餘光向明有一父皤然偃而曳
杖亦來同坐旣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父欲
至咸陽而蹢躅不良於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
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謂曰可登背父欣然而上約
知其鬼怪也陰以所持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將及
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侮原本作負
記三百六十六校改而見登何相憚而見舍束之愈急父言語
無次原本作無已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

無次原本作無已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

原本作無已
據廣記校改

墜地視之乃敗樞板也

原本乃字下有舊字据廣記校削

父已化去

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巖然若厦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絕石剗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髯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貴但隨吾來叟復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特多異花芳草數里過橫溪碧湍流苔鴛鷁沂洄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

丹臺榭重複引元之別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奇
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皆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
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
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
祕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蠢至是一聽
不忘叟戒廣記二百八十七作誠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
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
喪必至廣記作禍必喪生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叩石
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
穴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
曰去一旬謂已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

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謂

原本作爲

據廣記

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期月而

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爲步騎
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陳旌
旂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
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
君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
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潯命
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旣言之矣
但當偃旂卧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內薄
而攻我志之慎勿輕接戰元雖唯唯心計以爲我奇

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
衆以不武也旣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
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其難之明方陣而前
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禽至上黨繫
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惟燈臺耳失元所在
夜分已原本作以据廣記
二百八十七校改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神
君怒曰庸奴終違前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
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虔
心叩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爲其黨所說是
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旣
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廣州刺史張謀孫雖出於閭茸有口辨善心計累爲王府參佐咸通初從交廣倖遂爲元察性貪侈聚斂不倦南海多奇貨若犀象珠貝之類不可勝計及府罷北歸於汝墳於郡三十里鬱陽驛南汝水之上構別業窮極華敞嘗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漲之或曰此處今年太歲所在也謀孫誠役夫曰掘得太歲則止明日及泉獲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餘色白如粟粒忽跳躍四散而隱謀孫遂中暴病信宿而卒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於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過許謂岌曰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號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實

蘊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劍左衝右捽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岌曰當時撲落渦河裏可是撞不著耶岌頃總許卒征徐方爲賊所敗溺於渦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此言

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乡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旣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咏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風月賞玩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閒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

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

金闕又云多情自鬱爭因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

聯爲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特明慧

原本作惠據廣記一百三十校

改

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

有熟客但云在某處機爲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

翹迎門曰適某客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

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狎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

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

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

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曾襟有年

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旣委

頓請盃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

忘解佩薦枕

原本作瑞據廣記校改

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

翹今必死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
彊魂誓不蠢蠢於冥莫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於地
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
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於機室
者因搜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去復
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
語其兄其兄爲府街卒原本作府街卒下同嘗求金於機機不
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
覩緣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鍤共突入乎機院

發之而緣翹貌如生卒遂錄多機京兆府吏詰之辭
伏而朝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
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
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雨而雲起池中若車
蓋然故里諺云峴山張蓋雨滂沱

李鈞之莅臨汝也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民間多警
李鈞以兵力單薄抗疏上聞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
人鎮焉乾符戊戌歲也兵至營於郡西郭

原本作宇
據廣記一

百四十
五校改明年春鈞節制上黨雜報到於是鎮兵部將
排隊於州前通衢率其屬入衙展君臣之禮忽有暴

風揚塵起自軍門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餘以登
州人愕然而顧沒於天際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
野人得旆以獻帛無完幅支榦皆摺折矣鈞至上黨
統衆出雁門兵旣不戢暴殘居民遂爲猛虎軍所殺
矣

逸文

溫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黷貨敢殺人亦畏其嚴殘不犯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閉里門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溫公出自天街將南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偃弊衣曳杖將橫絕其間騶人呵不能止溫公命捽來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無苦者溫異之呼老街吏令潛而覘之有何言復命黃冠扣之旣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門止處也吏隨入關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何遲也答曰爲凶人所辱可具湯水黃冠前引雙鬟青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

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顧
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索之吏無所隱乃爲所
錄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溫意真君盛怒曰酷吏
不知禍將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毒於人罪在無赦
叱街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走詣府請見溫時則
深夜矣溫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悉陳所見溫
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旣絕溫微服與吏
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溫
尚書來謁真君旣闢重閨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
溫璋溫趨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之
衣色貌甚峻溫伏而敘曰某任總括穰權唯震肅若

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
來首服幸賜矜哀真君責曰君忍殺立名專利不厭
禍將行及猶逞兇威溫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真君終
蓄怒不許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拱立於真君側乃
跪啟曰尹雖得罪亦天子亞卿况真君洞其職所統
宜少降禮言訖真君令黃冠揖溫升堂別設小榻令
坐命酒數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黃冠復啟曰尹之忤
犯弘宥誠難然則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
服見困豫且審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
間亦非淹久之所溫遂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街吏
疾行至府動曉鐘矣雖語親近亦祕不令言明年同

昌主薨懿皇傷念不已忿藥石之不徵也醫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溫鬻獄緩刑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酖而死

廣記四十九

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爲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捨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來洛遂止敬愛寺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爲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祚改元會昌愛馭鳳驂鶴之儀薄點墨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塔廟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枚之溫泉

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
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積雲駛雨霆擊石傍大檀雨
至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跌坐若無所聞者諸兄
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
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觀適與遇於院門威
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大德所居諫公指
曰近東頭其子旣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剛又如
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所信嚮家皆謂曰善
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
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章
等戒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

行龍花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
疾奄化年有八十餘矣立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
門外尸阬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
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
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於道傍
春秋奉香火之薦焉

廣記九十七

唐僖宗之狩於岷蜀也黃巾尚遊魂於三輔中和辛
丑歲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
鼓乘三峽而下作鎮南燕爲東諸侯節度又詔軍容
使西門季立爲都監秋七月鐸至滑都監次于臨汝
郡當兵道郵傳皆焚乃舍于龍興北禪院其西廊小

院即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羣滑人也世爲本軍劇職羣少兇險親姻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貴人而西門納焉至是擢爲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羣志氣驕佚肉視其從嘗一日汝州監軍使董弘贇令孔目官宋柔奉啟于都監致命將出值羣方據胡牀于門下怒其不先禮謁也叱數卒捽以入擊以馬撾而遣之弘贇聞之大恐答宋柔數十仍斥去不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忤復數旬日將夕宋柔徒行經寺門又值羣自外將入瞥見發怒連叱騶阜錄之入院候曛黑殺而支解納諸溷中旣張燈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羣矍起奮劍擊刺

欻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遷于滎陽郡
舍于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至是羣神情愴怛漸
不自安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將大掠郡中而
奔于江左都監部曲三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諾會太
守杜真府符請都監夜宴啟至羣謂思禮等曰機不
旋踵時不再來必發今宵無貽後悔思禮等遂潛勒
部分至晡時都監赴宴羣令親信十數人從戒曰至
三更汝焚六司院門寺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
假寢帳中乃夢宋柔向羣大叱曰吾讎雪矣遂驚覺
召思禮語之對曰此乃思也是何能爲二鼓將半乃
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矚子城內無

何郡都虞候遊巡至僧綱啟門入至殿隅仰視木杪
心動命藝炬於下乃見介者蹲於枝間方詰所從羣
連聲謂曰走卒店作遂逃于上無他也都虞候色變
馳出戒嚴羣呼思禮等謂曰事亟矣不速行將爲豎
子所殄乃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若走兩舍而羣
心蕩無所從其適下稍稍亡去倦憩水側遙聞嚴鼓
聲乃僕射陂東北隅墺也思禮覺乃前請啟密語羣
將耳附之思禮拔佩刀疾斫羣首墜於地餘衆大囂
而散思禮攜羣首遲明歸命于都監貫其罪使招其
散卒焉

廣記一百二十三

河東裴光遠唐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尉性

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
雖九夏蒸鬱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騁竟
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于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
者家雖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晳端麗
常隨父來縣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以服翫
自是率以爲常光遠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
此兒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答
曰某誠微賤受制於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況此
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
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
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

遠邁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爲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未嘗有過反招殘賊規奪赤子已訴于天今來請命又爲已語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爲人乘馬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寔由於君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爲已語祈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光遠遂卒

廣記一百二十三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啟黃閣

廣記作唐晉公王鐸

誤据續談助跋校改

按唐人小說稱封國曰某公夫人曰國號太尉曰掌武張曰清河王曰太原開卷

皆是不知誰何廣記均改爲某人其中不無訛舛如
此條晉公指白敏中爲叔之外王父廣記因王鐸亦
稱晉公而誤又改宣宗爲僖不協比於權道唯以公
宗以合之亦近於臆斷矣

諒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礙於德行者必固爭不允由
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
尋繹未嘗倦於永甯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

中欣如也

按徐松西京城坊考永甯里有王鐸宅引
此爲據按李商隱白居易墓志其曾祖

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仲冬備宰相儀物掌跪齋
栗給事寡嫂永甯里中白公有楊憑舊宅敏中所居
即白公之爲第更可證居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

花鵲從旣啟扉而花鵲連吠銜公衣卻行叱去復至

旣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干

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

吾乃丈夫豈懾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歛有一物自
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鬢衣短後衣色貌黝瘦頓首再
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
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
之德復爲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捨龜壽罪願以
餘生事公公謂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
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裝單急曳履而
抱持襁嬰請於閤曰幸爲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
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及公薨龜
壽盡室亡去

廣記一百
九十六

皇甫及者其父爲太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

至咸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疾非有切肌徹骨之苦但暴長耳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復三倍於昔矣明年秋無疾而逝

廣記二百二十二

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門者咸通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覲於蘇臺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劉待之甚厚至於饗餼有加等留連累日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命之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末至復乘酒應命心薄之及酒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頓亡禮敬劉作色謂曰吳兒勿恃蕞爾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

豈南岳諸劉乎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遙指而詬
曰皮日休知鸚鵡洲是禰衡死處不日休不敢答但
嵬我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

廣記二百

六十

捧硯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紅配騶人高璠
而生一歲時夏日浴之裸卧於廊廡間有卑脚犬曰
青花忽來噬兒陰食之春紅聞啼聲狼忙而至則血
流盈席矣賴至德有良藥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寢
之前軒青花伺人隙復來并卵又食訖宛轉於地而
死又以前食之藥傳之及愈爲宦者焉字之曰捧硯
委以內豎之職至光啟丙午年十餘歲矣裴使外出

遇盜於鄭郊見害噫捧硯童也再殘而無恙裴以一
出而不迴者其故何哉

廣記二百七十五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

陳元觀歲時廣記無之字

女奴曰却要美容

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

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

多隣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

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

也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

歲時廣記作娟娟

庭花爛發中

堂垂繡幕背銀釭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

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之東南

隅竝立相待候堂前眠孰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

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

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

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與四郎遇

太平廣記作又五郎遇
著今據歲時廣記改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

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

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

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

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

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哈之自

是諸子懷慙不敢失禮

廣記二百七十五
歲時廣記十七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叅軍愛妾曰非

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為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間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託門媼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福薄不得

當之蓋鄙武生寵悍非良配耳乃復酌篇寫於金鳳
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以
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啟緘
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
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
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
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
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
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
小庭前沈沈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
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

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巖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幽思增疾乃翦烏絲闌為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后期恍惚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為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旣得回簡徑齎詣煙閣中武生為府掾屬公務

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
煙折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
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
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閒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
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悵冬釭汎金
罍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諷妙
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
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娥神假微機一拜
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
須同宿洛浦雙鶯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
裏送郎歸封訖乃召門姬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

煙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嫗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煙語曰今夜功曹值府可謂良時妾家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踰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里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踰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煙靚妝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

而歸明日託門媼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
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煙
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
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
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
大才面目茲不盈旬當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
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
謠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煙
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閒盡以告公業公
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
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旣作匍伏而歸循

牆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煙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寔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

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煙執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李生卒時人

異焉

廣記四百九十

乾符丁酉歲秋七月詔以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刺劉公自京將一橐駝至郡自風而逸于廬山下南土無此畜人覩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至斃乃列狀於太守曰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旣至愀然曰此吾橐駝也乃命瘞於江壩

續談助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與俱止桂林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自抱

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狀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僕辦治餼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得張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勸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韓生撫掌對曰我幾忘之即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閒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色瀲灩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

環邪代
醉編

附錄

宋藝文志小說類皇甫枚三水小牘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小說類三水小牘三卷唐皇甫枚

聚珍

本作枚

遵美撰天祐中人三水安定屬邑也

晁伯宇續談助右鈔安定皇甫枚所編三水小牘枚自言天祐庚午歲厲食汾晉爲此書三水安定郡地名枚安定人故云其末云三水人遵美蓋其字也枚又言外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啟黃閣蓋謂白敏中其書卑腳犬花鵲吠刺客李龜壽事無甚異且慮出白氏之私故不錄

天一閣書目小說家三水小牘二卷

刊本

唐安定皇

甫牧撰嘉靖甲子秦汴序稱三水小牘一編乃唐皇
甫尊美所撰蓋其旅食汾晉時手紀咸通中事也余
嘗錄得八則古今說海刻得七則皆非全書海虞楊
儀部夢羽家藏二卷似乎已備及檢文獻通考其卷
凡三今亡一矣姑先鋟木以俟同志補焉

三水小牘二卷唐皇甫枚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
此書中多仙靈鬼異之事余正德辛巳春偶於暨陽
葉潛夫處得數則已疑其說郭中勦出今年夏五月
倭夷入寇顧山周汝學氏避寇僑居吾邑城之南倉
黃邂逅遽云家雖殘毀幸而圖籍無恙即出一編乃
三水小牘也蓋爲海虞楊正郎家藏余欣然假歸冒

暑錄之於乎兵戈搶攘不忘筆硯若吾二人誠古之所謂奇癖之士今之所謂癡絕者耶書已一笑嘉靖甲寅秋七月四日句吳六十樗老姚咨識

擘經室外集三水小牘二卷提要唐皇甫枚撰枚字尊美安定人唐咸通末爲汝州魯山令僖宗之在梁州枚赴調行在此其書中可考者也是書成於天佑四年枚當旅食汾晉而追紀咸通時事共得上下兩卷明嘉靖時姚咨曾手鈔之此從錢曾述古堂藏本影寫書中所載雖涉神仙靈異之事而筆雅詞明實寓垂戒又案天佑庚午時晉猶稱天佑而枚亦稱之

文似未完